邢亮鄧樹榮分享創作歷程

舞劇《帝女花》重意境輕故事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洪捷報道：**「落花滿天蔽月光，借一杯附薦鳳台上……」是香港人大都能唱上任白經典粵劇《帝女花》的一兩句，不過，如果要把這兩句用舞蹈跳出來，你會否目瞪口呆？來自北京的邢亮卻無有怕，勇於接受挑戰，應香港舞蹈團之邀，擔任舞劇《帝女花》客席編舞，曾執導過話劇《帝女花》的鄧樹榮則擔任客席導演。

舞蹈團前晚（三月三日）舉行公開綵排，爲觀衆排演了《迎鳳》及《上表》兩場，並且講解創作歷程，吸引了數十人觀看。

展現精華　舞出詩意

鄧樹榮介紹這齣舞劇形成的淵源時說：「兩年多前我爲演藝戲劇學院製作參加華文戲劇節演出的話劇《帝女花》，梁國城（香港舞蹈團助理藝術總監）與袁立勳（舞蹈團行政總監）觀看後很鍾意，建議將話劇改爲舞劇，我覺得這挑戰實在很大，卻膽粗粗回應說『好』。隨即想到中國舞、現代舞皆有經驗的邢亮，於是我倆便展開日以繼夜的漫長對話。而邢亮第一句便說：『《香夭》怎演法？』這是任白的首本名段，她們做得太好了。討論的結果，我們決定不用線性動作，避免一板一眼的刻畫劇情，而是自由些，認識每一場的動機與精神，再抽出當中富於詩意的地方，編成舞蹈。」

鄧樹榮安排劇中一個部分，有長平公主的自白，他介紹說，在粵劇《帝女花》的舞台劇版中，描寫長平與世顯是佛祖跟前的金童玉女，被貶凡間，最後則回到佛祖身邊。鄧樹榮認爲，粵劇這樣編排，是符合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觀賞習慣，不想看到大悲劇結局；在《相認》一段，描寫金童玉女是要贖罪，鄧樹榮由佛學的理念聯想到，每個人都可以是金童玉女，可能是雌雄同體，因自己的慾念產生偏離正軌的行爲。

邢亮認爲，創作之難，在於沒有語言，怎樣才能展現《帝女花》最精華的地方，也就是唱辭，在舞蹈上，他選取了在意境方面着眼，而不說故事。

倒是，當晚演出的其中一段《迎鳳》，舞者們卻以很具象，帶點京劇的表演手法來演繹。邢亮解釋說：「《迎鳳》已是全舞劇中最具象的了，我在編舞時常自問：什麼是中國古典舞？舞蹈團請我創作，肯定不是要他們以前的東西，在八場之中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舞蹈形式，當中《迎鳳》則是古典舞爲主，我是想探索，對我來說，最純粹的古典舞是怎樣的？相信是由戲曲中走來，舞蹈的語彙都是含蓄的，接近戲曲的做手，所以將這一段留給古典舞。」

動感演繹　複雜含蓄

衆所周知，《帝女花》是描寫長平公主與駙馬周世顯的愛情故事，邢亮笑言，如果眞的要跳《帝女花》，應該整齣舞劇都是雙人舞才對，香港舞蹈團不會容許一齣只有雙人舞的舞劇，邢亮卻將長平與世顯化整爲零，他說：「在《庵遇》中，就有十四個長平、八個世顯，所有女孩都是長平，所有男孩都是世顯，那麼，便有很多對雙人舞。在表現長平與世顯一個追、一個逃的唱辭時，便用身體動感來演繹，用很複雜的動作，『花』到身體扭曲來呈現，因爲這個時刻，舞者的語言就是身體。不過，我會取中間路線，在似與不似之間，不會去到極致，而是兩邊不到岸。」

一九九七年爲香港舞蹈團演出《菊豆》，邢亮這次則爲舞蹈團編舞，他告訴記者，不會再跳中國舞了，對他來說，傳統是一種美學觀念，他的創作，只是與傳統的對話。不過邢亮常看舞蹈團的演出，他稱讚舞蹈團十二年來水準「飆得很高，對他的創作全沒有牴觸，心胸很廣，包容很大。過程中邢亮也向舞蹈團的舞者分享如何「破」中國舞，他不用講，而是起來跳了把中國舞的三大動作元素立圓、平圓及八字圓的基礎上，作出更自由的扭動與伸展，他邊跳邊說：「在有局限之中創造無限，才是才華。」

舞劇《帝女花》將於三月二十日、二十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，及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，在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，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。

▲邢亮（左）邊講邊舞，旁邊的鄧樹榮也表現出很欣賞的神色　（本報攝）

◀舞劇中最富中國古典舞風韻的一段，是蘇淑跳的這段《迎鳳》　（本報攝）

舞蹈團舞者在邢亮的「改造」下，已能把身軀扭動得更複雜（本報攝）

黎慧敏下月卡內基演出

入選「YouTube交響樂團」

【本報訊】香港演藝學院敲擊系學生黎慧敏，於上周六獲通知入選「YouTube交響樂團」成員，成爲唯一入選樂團的香港人。

「YouTube交響樂團」由倫敦交響樂團、指揮家Michael Tilson Thomas、譚盾、卡內基音樂廳、郎朗和其他許多機構合辦，是全球首個透過網站招募成員的計劃。大會歡迎不同年齡、地域、樂器的專業及業餘音樂人，錄下他們演奏中國著名作曲家譚盾特別創作的全新樂曲，上載試奏片段到指定網站。大會邀請世界頂級的交響樂團組成評審團，先選出決賽的入圍者，再於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在YouTube網上由公衆投票決定最終的優勝者。優勝者將獲邀於四月到美國紐約，出席YouTube交響樂團高峰會，並在Michael Tilson Thomas的指揮下，在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。

十七歲的黎慧敏是香港演藝學院文憑一年級學生，中三（十四歲）開始跟隨演藝畢業生傅貝儀學習敲擊樂，完成中五課程便獲香港演藝學院取錄，現師隨龍向榮，主修敲擊。黎慧敏表示：「是次參賽是因爲老師積極鼓勵，因此非常感謝老師。」而年紀輕輕便獲得是次機會，龍向榮表示全憑黎慧敏勇於嘗試的性格。

龍向榮說：「黎慧敏好肯嘗試新事物，樂於挑戰自己，實在難得！其實這個計劃要求參加者在網上試音，對敲擊樂的參賽者來說是頗爲複雜。黎慧敏要搬運不同樂器作錄影，亦要安排同學幫忙錄音。而甚少上網的黎慧敏亦要應付上載音樂等技術問題。」

黎慧敏將於下月前往紐約參與綵排及演出，成爲敲擊樂分部五名成員之一，負責演奏樂器「鈸」。

黎慧敏下月將赴紐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

劉令華油畫《白蛇傳》

油畫《白蛇傳》九百萬成交

【本報訊】**記者朱文潔上海報道：**著名畫家劉令華的名畫《白蛇傳》近日以人民幣八百九十九萬元在滬成交，上海銀通泰瑞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爲該幅畫作的新持有方。在金融危機下如此的成交價格讓人驚嘆，但買方銀通泰瑞公司依然認爲近九百萬元的價格並不高，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合理數字。在他們的投資分析報告中明確指出，該幅畫作的價值應該會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實現翻兩番。

銀通泰瑞公司投資總監楊政在簽約交易儀式上坦言，早在兩三年前就已開始關注劉令華的藝術作品，對於畫家特有的中西合璧藝術風格十分讚賞，特別是劉令華國粹系列藝術作品，已經超越了藝術的本身而成爲中國文化戰略推廣的重要內容。對於是次投資價值的正確性，公司將會通過今後一系列的國內外展覽和推廣中加以驗證。

目前劉令華的作品已引起了各界關注。據劉令華獨家經紀公司——賣方上海京粹藝術品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嘉沐介紹，劉令華的畫作已經不僅是藝術作品或展品，已經成爲推動中國文化和平發展的使者，在剛剛落幕的北京、香港站的「中國國粹油畫藝術精品展」上，得到了衆多業界和非業界人士的好評和關注，更有很多人當場就表達了購買意願。

作爲是次交易的中介方，上海東方匯文國際文化服務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任義彪說：「文化平台的職責就是要讓國內外的文化精品在此得到互通，《白蛇傳》的成功合作再次證明了文化平台存在的重要性。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舞影定格

「中芭」年輕編導費波
(本報記者　蔡文豪攝)

費波編

《牡丹亭之幽媾》裡愛人重逢，但已是人鬼殊途　(司廷宏攝)

杜麗娘在夢裡分裂為多個化身
(司廷宏攝)

《牡丹亭》體現愛情

「驚夢」裡的杜麗娘和柳夢梅　（司廷宏攝）

中國國家芭蕾舞團〇八年五月首演的兩幕芭蕾舞劇《牡丹亭》於今屆香港藝術節舉行期間共演出五場，全部滿座。

結構上沒有大調整

負責給芭蕾舞版《牡丹亭》編排舞蹈的「中芭」年輕編導費波暢談參與創作的經歷與體會。

劉：在港公演的《牡丹亭》版本跟去年首演時可有不同？作了哪些修改？演員都是原班人馬嗎？

費：這回演的《牡丹亭》結構上沒有特別大的調整，同樣是兩幕六場，不能算是完全新的版本。音樂方面，自去年首演後，郭文景老師重寫了劇中兩段雙人舞和幾段主要演員獨舞的音樂。爲此，這些舞段的動作編排也作了修整，特別是上半場的「驚夢」雙人舞，調整的地方比較大，後段的動作編排是第一次公演，跟之前我們到澳門表演《牡丹亭》時不一樣，我把動作的幅度增大一些，舞蹈演員身體接觸上要求更強烈一點，讓觀衆看起來更感流暢一些。然而，這段雙人舞塑造的感覺和氣氛方面的調整依然跟初演時分別不大。

演員都是原來的人選。

劉：大型舞劇若是描述愛情，男女主角的雙人舞總被視爲重頭戲。你是怎樣去體現《牡丹亭》裡的情愛呢？

費：我這個人屬於感覺比較強的一類。《牡丹亭》裡有兩段非常重要的雙人舞，第一幕的「驚夢」和第二幕的「幽媾」。編這些雙人舞的時候，首先我是心裡面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有了這個感覺之後才去創作。我並不會拘泥於某一個動作上我一定要怎麼樣，而是我如何能夠去體現這樣的一種愛情，這樣的一種時空轉換、空間轉化的愛情，去表達那種讓人心動的一瞬間。

我覺得我所有的目的就是在一瞬間能夠讓我自己感動，同時能夠去感染演員，也希望在表演的同時能夠感染觀衆，這是我的一個願望。

動作設計當然是和演員共同創作，當然我有我的想法，但我一定要在演員身上去嘗試究竟有什麼可能性。有時候，我想的東西效果不一定最理想，他們做出來的狀態是我始料不及的。

選用不同性格演員

前期創作的階段，我會選用不同性格的演員來試各個段落。譬如說，最初排「驚夢」，找了曹舒慈和邢亮這一對來試。理由很簡單，第一，從年齡感上他們最切合劇中人物；第二，他們的親暱狀態最神似那種少男少女第一回接觸異性的那種感覺。人處於不同年齡階段的那種狀態是強學不來的，尤其是少女羞澀的神態，是那樣的天然。至於下半場的「幽媾」，我選擇了王啓敏和李俊試排，他倆無論是技術方面和演出狀態都符合我構想中的要求。

待嘗試過排演兩段雙人舞後，方安排四組演員一起綵排，並相應地作出調整。其實一個作品它是在不斷地完善和修改。也許今天我覺得它在很多方面達到了構思中的效果，待明天我卻感到還是不夠，又想到了更加細膩、更加能發自肺腑的手法去表現這齣舞劇。於是，我會再作改動。這也是接下來我還要去做的工作。《牡丹亭》還有很大的空間讓我去發掘更多更能感染觀衆的做法。完成香港的演出後，五月「中芭」將在北京再度搬演《牡丹亭》，到時候可能再有較大幅度的調整。

劉：說說兩段雙人舞動作設計的特點。

費：很多人看過這兩段舞後跟我說，你前面（第一段）有什麼動作，後面（第二段）也應該有個呼應罷！雖然他們說的也有道理，但不知道爲什麼，我個人不是特別喜歡在兩段雙人舞裡的動作一定要前後呼應。也許，這是一個創造的過程，可能以後我成熟了會有改變。現在我着重的是表達感動我的這一瞬間！

譬如說「驚夢」，它感動我的是在夢中看見一個男人或看見一個女人的狀態。夢本來特別不現實，但我得把它營造成儼如現實的情景。「幽媾」的情況很不一樣，一個少女死後，鬼魂回到陽間再次看見這個男子時心情格外激動：明明感到柳夢梅近在眼前，卻又同時覺得他離自己很遠。那種一瞬間的感情就像我喜歡的一齣電影《胭脂扣》裡如花的心情，她那苦苦尋找的狀態，那種執著，已不僅僅是男女間的愛情，而是一種信念，一種人生的目標。

費波喜歡選用不同性格的演員試演不同的段落　（本報記者　蔡文豪攝）

動作設計方面，因爲是芭蕾舞，「驚夢」裡會有較多腳下的動作。因爲女性的腳在中國傳統文化裡是女性性器官的象徵和外延，通過士大夫對女性腳的迷戀來將這種不可思議的夢之愛、夢之性做到極致的效果。

強調舞蹈姿態動律

「幽媾」則更強調上身的姿態動律，以呈現杜麗娘化作魂魄的那種飄忽特質。柳夢梅是個很有魅力的男人，也是個很大膽的男子，爲了夢中的愛人，不管她是人是鬼都接受她。在兩段雙人舞裡，先表達他夢中初次接觸女性的狀態，然後表現出他看見了很多女人之後，再度見到麗娘時的各個心理層面。我採用了很多現代舞和中國舞的韻律，同時結合芭蕾舞的動作去塑造他自然流露眞性情的體態。

劉：三個杜麗娘的舞段着重點可有哪些不同？

費：白衣麗娘的姿態較內斂含蓄，動作多往內收，集中呈現東方女性特有的美。劇裡只有「喚美」一段獨舞的動作是完全放開來，呈現出放大的姿態。

從李六乙導演的意圖來說，花神麗娘是白衣麗娘的外延，是她生命裡最本能最原始的一面。花神麗娘的動作幅度大，力量強，且更剛陽，恍如白衣麗娘身體裡面的一團火，包含了原始的慾望。

崑曲麗娘基本上沒有用上舞蹈動作，只保留着戲曲裡最細膩的元素，選用了很多崑曲精粹的東西。杜麗娘本來是戲曲人物，我覺得這樣安排是合適的。因爲我來自戲曲世家，父母都是安徽地方戲演員，對戲曲也較熟悉。

芭蕾版《牡丹亭》的多個杜麗娘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三個化身體現同一個人物的狀態，一切都以杜麗娘的心情轉化而相互呼應。（上）

劉玉華